

# 小农经济的资本化转型研究\*

——以雇工农业和订单农业为例

◎刘姝婧<sup>1, 2</sup>

**摘要：**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开始转型。本文以雇工农业和订单农业为例，分析资本经营农业的动机与获利的方式，及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在雇工农业模式中，下乡企业通过基层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占有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反过来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企业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将高风险、低回报的种养环节外包给农户，企业则在流通、销售环节获取利润，其实质是将小农生产吸纳到资本产业链中，为资本积累服务。

**关键词：**资本下乡；小农经济；资本化转型；雇工农业；订单农业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主要受人地关系和商品市场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1978年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即小农经济）。由于户均土地大多不足十亩，农业生产存在大量的不充分就业。随着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城市就业，形成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或曰“代际分工”），即青壮年在外务工经商，老人在家种地带小孩，“老人农业”被视为外出务工的一种退路与基本生活保障。随着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原有人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村留守人员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土地的人口承载压力也随之下降，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空间得到释放。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需求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消费结构趋向多元化，传统小农经济已无法满足这一消费需求。在商品市场的推动下，农村开始出现土地的自发流转，一些纯务农户或兼业户将非务农户的承包田流转过来进行商品化农业经营。他们不再局限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按照市场的需求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调整种植结构，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商品农业的发展促使资本向农业渗透（即资本下乡）。下乡企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土地流转建立生产基地，并雇佣农民作为产业工人进行雇工

农业生产（“横向一体化”）；另一种是“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公司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或订单，将种养环节外包给农户，公司在加工、运输、销售环节中获得利润。本文将前者简称为雇工农业，后者为订单农业。

资本下乡是城市资本过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双重作用结果。在资本的驱动下，传统小农经济开始向资本化农业转型。严海蓉、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伴随着去小农化倾向，小农经济逐渐被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取代或整合到资本化生产链条中，通常采用直接的劳动雇佣形式或“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sup>[1]</sup>接下来，本文就这两种资本化农业进行讨论，分析资本在农村主要劳动力净流出背景下经营农业的动机与获利的方式，以及农业的资本化进程对小农经济的影响。

## 二、农业资本化：雇工农业与订单农业

### （一）雇工农业：土地流转与规模种植

本文所研究的第一个案例是H村，位于广州市增城区的一个边远山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从2007年开始，市政府农业办联合村级组织开始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最早的一家企业进入H村开展规模化经营是在2007年，后来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老板跑路，第一轮资本下乡宣告失败。第二轮的资本下乡始于2011年，村里约九成的农田（合700亩）统一流转给企业种植无公害蔬菜，销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公司雇用了约20个产业工人，工人数量随农忙、农闲季节性更替而有所浮动。工资按天计算，每天80元。公司招聘工人有年龄和性别的要求，并非所有

※ 基金项目：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主体性重塑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1XJC840002）；2023年广西民族大学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实质主义理论视角下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301730201）；2019年南宁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中国农业转型与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项目编号：602021239283）。

流出土地的农民都能被录用。根据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访谈，他们在田间管理中发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更愿意雇佣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因为“妇女比较听话好管理”。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市级农业部门联合村集体充分发挥了其动员力量。首先，由于政府部门不具备企业法人资质，市政府农业办成立了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作为土地流转的承租方。随后，投资公司与村委会领导班子私下协商土地流转的租金、期限等事项。据知情人士透露，村委会收取投资公司的租金要高于给村民的土地流转费（租期长达三十年，给农民每年每亩800元的流转费），也就是说，村委会在中间赚取了差价。双方达成一致后，村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未进行民主讨论与投票的情况下直接向村民宣布土地流转的价格、期限等事项。<sup>[2] 139</sup>此后，村委会通过各生产队队长动员村民流转土地，因为生产队长与基层打交道较多，熟知每家每户的情况，能够说服绝大多数农户在流转合同上签字，只有少数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户拒绝流转。据调查，部分村民由于常年不在村里居住，村委直接代其在土地流转合同上签字，且并未事先告知。取得农地经营权后，投资公司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在土地市场招标，并向中标的涉农企业转让农地经营权。

以上分析表明，H村的土地流转是资本利用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推进的。通过地方政府的介入，成立反租倒包的投资公司在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交易。在资本—权力的联合动员下，村民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已丧失。

### （二）订单农业：合同外包与小农种植

近年来，雇工农业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不断上涨，利润空间受到压缩，逐步向纵向一体化的订单模式（又称合同农业、契约农业）转型。企业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将种养环节发包给种植户管理，企业则在加工环节和营销渠道获得更高的利润。

本文的第二个案例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的X村，有一个由龙头企业带动的羊肚菌大棚生产基地，占地三百亩。企业经营范围涵盖一整条农业产业链，包括产业链上游农资（如农业机械、化肥）的生产销售，下游农产品仓储、农作物产品推广与销售。具体而言，在产业链上游阶段，企业在生产加工车间培育羊肚菌菌种，并将木屑、小麦、谷壳按一定比例配比成营养包；到了产业链中游的种植环节，企业通过村集体合作社流转了三百亩土地，并利用申请到的涉农项目资金搭建大棚出租给小农户进行种植。农户与企业签订种植合同，所需的农资如菌种、营养包都必须从企业统一购买；在产业链的下游阶段，企业按照协议价格统一收购农民的羊肚菌，并销往中国港澳台和国外市场，公司在中国香港和法国都设有代理商。

羊肚菌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对小农户而言，种植羊肚菌存在两大困难。一是技术难度大，同时还有一定的资金门槛。羊肚菌的品质、成色决定了其市场价值，品质的好坏与产量的高低取决于整个培育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从羊肚菌母种、原种的实验室培养，到播种、栽培、搭棚，再到菌丝的萌发和生长，以及最后的出菇和采摘，都需要技术与经验的支撑。羊肚菌对于土壤环境、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非常高，还要避免强光照射。因此，搭建大棚，尤其是钢架大棚是羊肚菌产业的主要成本之一。除此以外，菌种和营养袋也是两项比较大的支出。据公司负责人介绍，每亩地的前期投入为8000—10000元（包括大棚、菌种、营养包）。因此，缺乏资金的村民更倾向于租用公司基地的大棚进行种植。公司将大棚、菌种和营养包统一“打包”租给农户，待农民收菇的时候再按照协议价将产品回购到公司。

种植羊肚菌的另一个困难是投资风险高，遇到天灾有可能导致全部投入破产。因此，企业并不直接种植羊肚菌，而是把它们转包给多家小规模种植户。通过农民自行种植自行管理，企业将种植风险转嫁给了农户，不仅保证了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还能节省一大笔监督和管理的费用。可见，农业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性的价格控制（如大棚租金、种苗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对小农户进行“盘剥”，另一方面将种植环节“外包”给小农户，即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给农户，确保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换言之，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退出耕种环节，转而从流通中的物流、加工和交易环节中获利。

### 三、小农经济的资本化转型

资本下乡与项目进村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国家为解决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推行的政策。在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工商部门竞争激烈、产能过剩，资本开始下乡经营农业，一方面可以解决资本自身的过度积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申请国家的惠农项目资金。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下乡资本所联结的“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sup>[3]</sup>推动了城市过剩资本向农村渗透，并将后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在雇工农业中，涉农企业通过大规模流转土地建立蔬菜、水果、苗木等经济作物生产基地，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然而，从H村的农业公司经营情况来看，资本只是象征性参与农业经营，其雇佣的农业工人都是留守村民，且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劳动力质量远不如青壮年。那么，对于有着逐利本性的资本而言，其获利的主要方式是什么？从H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资本借助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将农民承包地进行“反租倒包”，整村推进土地流转，资本得到了廉价的土地使用权，达成了其“跑马圈地”的投机性目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

的方式主动寻求与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工商企业合作,将土地大规模流转给企业后,由企业前期投资,以争取到国家涉农项目,完成地方官员招商引资的考核指标,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和农业补贴。<sup>[3]</sup>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业补贴并没有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农业生产,而是成为企业的一种收入来源和盈利方式。<sup>[4]</sup>此外,涉农企业的自有资金也主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已外包给农户),而是在申请涉农项目时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换言之,资本下乡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国家对农村的再分配资源,包括惠农补贴、税费优惠和涉农项目利益,对小农户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农村内部分化日益加剧。

接下来分析订单农业。在订单模式中,尽管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方式被保留,但受农业商品化的影响,许多社会化服务已经渗透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种子也被纳入到资本化生产体系中,为资本所控制。在与企业发生流通关系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所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了企业,而农业种植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了农户。在X村羊肚菌种植的全产业链条中,企业与小农户签订种植合同,生产环节由农户自行管理、自行监督。根据协议,农户所用的生产资料必须从公司购买或租赁,收获的农产品也须按协议价出售给公司。这种订单农业与雇工农业的区别在于,雇工农业中的工人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需要在前期投入本钱购买农资、租赁大棚,也不需要后期收获时与公司进行商品交易;而在订单模式中,签订协议的小农生产单位的收入等于后期出售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扣除购买农资和租赁大棚的成本,以及可能遭受的天灾损失。可以说,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农民生计相比雇工农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种植环节竞争激烈,初级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上游和下游环节整体收益率偏低;而上、下游环节对资本需求较大,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资本的收益率则相对较高。<sup>[5]</sup>因此,资本逐渐退出种植环节,转而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使得农户家庭经营依附于资本化生产。由此得出,订单农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及销售渠道优势与小农户建立一种利益链接,将小农家庭经营依附于资本产业链,从而将家庭经营中所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资本产业链条中。小农经济虽然表面上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存在,实际上已被高度卷入资本化体系。

#### 四、结论与讨论

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资本在农村主要劳动力净流出的背景下经营农业的动机与获利的方式是什么?中国农业的资本化进程对传统小农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选取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两种形式——雇工农业和订单农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雇工农业模式中,下乡企业通过基层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占有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反过来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对于必须依靠务农谋生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衣食保障。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后,农民无地可种,被迫转向市场购买食物,极大增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货币支出。因此,对于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这部分村民(即纯务农户)而言,行政主导的土地规模化流转违背了农户的真实意愿,破坏了小农经济,加剧了农民间的贫富分化。

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下乡资本将小农生产吸纳到资本产业链中,为资本积累服务。通过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企业将高风险、低回报的种养环节外包给农户。其实质是企业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及销售渠道优势与小农户建立的一种不平等交易,将后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依附于资本化农业生产体系。一方面,资本化企业需要依靠小农家庭经营来“消化”劳动力成本、天气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将家庭经营中所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资本产业链条中,实现资本对小农户的“间接”剥削,以维系资本的利润及其扩大再生产的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开放时代,2015(5):49-69.
- [2] 刘姝婧.对中国农地流转新模式的实证研究——基于沿海和内地四个农村的实地调查[A]//赵永军,Leon Verstappen,Wilbert Kolkman(编).中国农地征用问题研究:治理、地方实践与国际经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32-151.
- [3] 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3):16-26.
- [4] 王海娟.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47-54.
- [5] 涂圣伟.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J].改革,2014(9):73-82.

#### ●作者单位:

1.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2. 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西 南宁 530100